

●黄河文化随笔·华夏卷●

风情万种若尔盖草原

陕西西安 许双福/图文



当我们的中巴车离开扎拉那，向着九曲黄河景区进发，我仍然是稀里糊涂的，说老实话，跟随摄协甘南行，我一直以为甘南只是甘肃的南部，却不知道甘南是个行政区域。

即将进入四川阿坝时，我更是一片茫然，怎么走着走着又要去阿坝了？九曲黄河景区在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的唐克镇，我才搞明白这次采风的所到之处，是在甘肃的

黄河边有一个村子，几座未拆迁的孤零院落，矗立在曾经的绿野。这个村子，是苏旧城，历史上曾经的风华所在。

这村名就大有来头，它曾是长垣城旧城所在。村子起名旧城，就是源于此。

史载，金元时期长垣城治曾在这里，后因黄河改道，老县城被毁，明初修建县城，搬迁新址。

传当时一度选址南岳，四关四街都修好了，后因为南岳离黄河也近，仍然摆脱不了水患，就又迁到了现在的蒲城镇，即如今的县城，而老城也渐渐埋没入黄河水中。直到民国时期，还有城中的古塔在黄河中巍然屹立，成为黄河一景。那曾经的古塔，见证了黄河与人事变迁。

旧城虽然消失了，但旧城村却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留传下来。

进入新世纪，随着国家黄河故道拆迁计划的实施，旧城村作为移民村，被整村移民到长垣县城东北的黄河社区，平地崛起一城。

走进黄河社区，高楼林立，花木繁茂，小区里有学校、幼儿园，居民楼夏有空调，冬有暖气。周边有服装小镇，还有各类饭店，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，真正过上了市民的生活，日子富足而舒心。

村里有一个人叫二宝，听人说搬到城里水电都要钱，啥都贵得没法。他就守着家里的地，怎么都不愿搬迁。后来村干部反复做工作，他才搬了过去。媳妇在旁边超市上班，一月三千多元，他有低保一月一千多，日子过得美美的，整天在楼前跟一班人闲聊。

一次大雨后，村支部书记看到二宝在街边溜达，就喊：二宝，现在这一场雨，如果你在村里，你在干啥？

二宝挠挠头：还能干啥？正拿盆往外泼水嘞！二宝的院是全村最低的，一下雨就灌水。这一场雨肯定要把他家下成水塘了，养鱼都行。一席话说得大家呵呵大笑。

黄河社区为解大伙的乡愁，把社区的几条大道命名为黄河大道、金堤路、魏寨街、何吕张街、旧城路，曾经的地名变成了路名，慰藉了大伙的心，且搬迁后，农民宅基地性质不变，大伙可以土地流转，每年都有租金收入。这生活，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。

激扬的黄河仍然滔滔汨汨，一往无前，它翻滚着浪花，讲述着新时代新的黄河故事，唱着更加动听的黄河歌谣。

■李海波 摄影



甘南州和四川阿坝州辖区中穿梭，而不是单一的“甘南”。

看着路旁竖立的标牌：“若尔盖国家湿地草原保护区”字样，道路两旁是青翠的绿色，很远处是山峦起伏，云雾缭绕。这一路，乘坐了30人的中巴好像和雨有缘，走到哪里雨便跟到哪里，停停下下。

细雨中的草原，更是苍翠欲滴，郁郁葱葱。看着湿漉漉的翠草，真想在草地上狂奔，揪一片叶子尝一尝是什么滋味。草地



年初，陪女儿去兰州大学考研复试结束后，便去了黄河岸边，零距离拥抱闻名遐迩的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——中山桥。

早晨八点半，我坐上兰州市内131路公交车，大约五十多分钟后，在白塔山公园站下了车。走上过街天桥，向北望去，只见在那宽阔的黄河之上，一座长233.33米，宽7.5米的贝雷式钢桁架公路桥，宛如一条巨龙横跨黄河两岸。桥下有6墩5孔，桥上飞架着5座弧形钢架拱梁，结构宏伟，气势壮观，桥上游人络绎不绝。

中山桥是兰州历史最悠久的桥，也是5464公里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，故有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之称。铁桥两端横梁上，各有三个大字：“中山桥”。有人说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，而在1942年给这座桥取的名字。而据陈乐道藏于甘肃省档案馆，拍摄于1928年的题为《兰州机

这是夏天的早晨，我与朋友们去看日出。说实话，日出没少看，哪天不是看一次。然而，这是看黄河日出，与往日不同，在黄河看日出是什么样，别说以前没看过，即使看过也不能描摹甚至想像，黄河与日出在一起的样子。

为了看日出，我们提前在这里住下，为的是等待天明。村子不大，远处的村子也有几个，但哪个村子也不像这个村子有山坡，站在山坡就能看日出了。

村子的寂静和我的所在地差不多，一早上没有什么动静，除了一点鸡犬相闻，算是寂静的。然而为了看日出，村子里已经有人开始走动了，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看日出，不同的是，有人走一夜路，唯独我们住在了这里。

人流往高涌，我也在其中。其实我们已经选好地点了，就在村子周围的山坡上。这里是全村最高处，站得高，看得远。看到翻天覆地的黄河，看着波涛声中的水气，我真正感受到气势磅礴的黄河迎面而来。

这是我看见的黄河吗？这是我认知的黄河吗？这是我日思夜想的黄河吗？在此一瞬间，我有些不敢相信，确定这不是黄河。不知其他人会不会有我这种想法，平时日思夜想的黄河，忽然间飞流在自己面前，来得忽然，还会相信这是真的吗？

站在山坡上看黄河，与站在村子里看黄河没有区别。站在山坡看黄河，与站在泰山顶峰看日出是不同的。泰山日出是那么的有气魄，山坡看日出能看见什么，跟平

奔，揪一片叶子尝一尝是什么滋味。草地的小碎花，成片成片的，草原边有警示牌，不得进入草地，不得摘取花草，只能在路边眺望一番。

雨季里，草原上空是一团一团的白云，时而露出蓝天，云彩显得更加洁白，天显得更加的蓝。我去过不少的草原，西藏的、内蒙古的、陕西陇县的关山草原等等，都是草原，却大不相同。

若尔盖草原，青草将整个土地覆盖着，山不是太高，也是绿草茵茵，每隔一段的花也不一样，成片的白，成片的粉红，成片的黄。这里虽是藏族集聚区，房屋的样式与内地的差不多，看不到纯粹的藏式民居。

在一些房屋院舍附近，看到成堆的或是贴在墙壁上的牦牛粪，这些与西藏、青海以及四川阿坝松潘藏区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。

我与同座特别注意看草地下的土质，发现草地地下是十几厘米或者二十来厘米厚的黑土，再往下便是沙石或是岩石，使人想到足球场上铺设的草坪。被水冲开的横断面，让人看到了草原的地质结构，土只是一层，深处不全是土壤，所以青草都不高，也很少见高大的树木，是因十几二十几厘米的土壤下是沙石，不利于根须发达的植被扎根。

我在想，之所以又称湿地草原，可能草原里还有沼泽，时不时地会看到，草地中的小溪流欢快地流淌，还有一汪一汪小水坑，禁止入内，可能是考虑到了人的安全，以免误入沼泽。

导游小彭告诉大家，草原上分了许多

天下黄河第一桥

黑龙江鹤岗 周咏明

民在中山桥乞食状况”照片，对“中山桥”三字的题款铃印的考察，可确定此名出现不晚于1928年。至于哪年改名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人们记住了这座桥。

中山桥的桥面铺的是铁板，中间行驶车辆，两侧是人行道，还有半人高的扶手。不过，为了保护这座大桥，2004年结束了近百年的通车历史，改为当地永久的步行桥。

随着熙熙攘攘的游客，漫步在中山桥上，时而伸手触碰灰色的钢架，凝视片刻油漆覆盖的炮火遗痕，就能体会它的百年变迁；时而驻足在大桥中央，透过钢架，仰望苍穹，就能感受它的历史沧桑；时而站在人行道上，低头注视静静流淌的河水，沿河两岸的杨柳、高楼和白塔山上典雅的古建筑群尽收眼底。

中山桥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二月，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六月竣工。铁桥建成之前，明洪武年间这里有一座浮桥名叫镇远桥。进入20世纪，兰州道彭英甲在陕甘总督升允的支持下，与德国、美国技术人员以及甘肃各界通力合作建造了此桥。它的建筑材料，都是从德国海运到天津，再由天津经过北京、郑州、西安，辗转万里运至兰州。它的建成，一举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。

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，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。中山桥在当年是兰州

段，分别是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，这就是为什么看不到处处是牛羊的草原风情。草原里的房屋感觉是无人居住的，牧民们转场到了其它草场，到了冬季，他们又赶着牛羊回到这里。

一路在青绿中运动着，大家静心地接纳着窗外的风景，生怕少看一点，遗漏了哪一块。走着走着，中巴车在一处观景台停了下来，是因为若尔盖县城修路，单向放行，等候的车辆排了几公里。但人们没有焦虑的神色，站在路旁，或站在观景台上，欣赏草原的妩媚，尽情地释放心情。

草色青青绿如毯，苍翠深处见牛羊。也许，我们与草原有缘；也许，还没有看够草原的秀色。拍摄完九曲黄河第一弯，从唐克前往郎木寺，我们再一次进入若尔盖草原，在绿色怀抱中，欢快地行驶，尽情地享受草原上的万种风情。



在黄河边看日出

辽宁铁岭 曹秀

时看日出差不多吧。其实真的不同，距离近，看得清，即便只是山坡也是一种高度，从高处往下看，看什么都一清二楚，何况看黄河了。又看黄河，又看日出，两全其美，何乐不为。泰山高，有黄河吗？泰山美，有村子吗？

泰山之上，只有一个地方能看日出，那就是在泰山顶峰，而人又多。在黄河看日出，走到哪里都能看，这就是黄河的伟岸，这就是黄河的美。

沿着黄河河，不论在哪里，都有奔腾的浪花，让人无限留恋。平平常常看日出，不只是看日出的时刻，更是看日出时的风景，有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灿烂阳光下的日子万物清新。

此时，光芒渐渐上升，一轮硕大的艳阳怒放出霞光。这是清晨的霞光，这是灿烂的霞光，透露出雄劲的力量。看见这样的阳光，谁的心里不在澎湃，谁的心里不在无限感慨，一如黄河岸边的金黄。

我感叹更多的，是黄河的水，为什么是黄色，是因为黄土地吗？忽然想起了家乡的黄水沟，水也是黄色，水本来是清的，就因为两岸的黄土地，流淌的也是黄色。

我家的地图上画有黄河，图上的河寥寥几眼就读完了，在地上看到的黄河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黄河的尽头是什么样，从黄河口，到黄河末梢，真的无法丈量。

我在村子走向山坡，又从山坡走到岸边，不过区区十几公里，可是我们几人要走几个小时。正是这旅程，给予我们的风景数不胜数，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。

往返黄河两岸的唯一通道。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至1943年6月，日寇对兰州进行了长达6年的疯狂轰炸，中山桥就是轰炸的重要目标。因为在这座桥上，络绎不绝的驮队和汽车，将无数军粮、武器、弹药以及苏联援助的物资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战前线。

1949年7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拉开了解放兰州的序幕。8月25日拂晓，兰州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战役打响了。经过一整天激战，敌司令官马继援想趁夜通过中山桥退往青海。解放军第二兵团第三军十九团直插西关和中山桥，斩断了敌人的后路，击溃残敌。当时中山桥上的铁架子千疮百孔，已被战火烧红，但桥身安然无恙。8月26日，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白塔山顶，宣告了兰州解放。此后，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，通过中山桥源源不断地送到西进部队手中。中山桥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如今，这座中山桥已不是沟通黄河南北的唯一通道了。尽管如此，不仅外地游人来兰州必来中山桥，附近的兰州人每天也会到这里漫步。因为它像一部史诗，镌刻着兰州的历史变迁。“黄河第一桥”，作为兰州近百年的历史背景和记忆底片，永远烙印在兰州人乃至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上。

■魏明 摄影



来看黄河，本想寻找一个宁静的地方，而见了黄河奔腾的浪花，心不再宁静了，血液在沸腾。想不到一次平凡的看日出，居然看出一个大千世界，看出胸有成竹。

在黄河边看日出，只要站在山坡上，或站在岸边抬眼一望，滚滚黄河尽收眼底。岸上斑斑裸露的黄土，葳蕤碧绿的风貌，瞬间映入眼帘。看河面波澜壮阔，沸腾如潮，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，自然真的无奇不在，不奇不有，一个人多高大，相比黄河也是弱不禁风。

其实看黄河不论在哪里看，在什么样的地方看，都有一种风景在其中，令我们的心沸腾如潮。

看日出不只是看风景，而是看人生的态度，看祖国的往事，看民族的兴旺，更看今天的繁荣。

一条黄河就是我们民族的象征，看着黄河，作为中华儿女哪能不心潮澎湃。

■汤青 摄影

进了腊月，传统的节日多了起来。从腊八、辞灶、除夕到大年初一，总要有一些仪式，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气息，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千百年来，人们一直用这些习俗和仪式表达着对天地自然、英雄先祖的敬畏，形成了丰厚的文化。这些文化已融进了民族血脉，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。

幼时在农村长大，广袤的土壤似乎更适合这些习俗文化的生长，村人们对各种习俗的传承尤为虔诚与深刻。

端午节，我们是要在门上插艾草的。清明时，我们必然要扛着铁锹，到山上的祖坟添几锹新土。除夕、春节、元宵、中秋更不用说。

这些习俗没有明文规定，到了时令长辈们自然就做这些该做的事情，就像春天花开，秋天落叶一样自然。家家户户如此，天南海北如此。孩子看在眼里，有样学样。在长大成家以后，也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些规矩。

我很惊讶传统力量的坚韧和强大，想必每一种习俗开始的时候，都是由一人一地开始的，像一滴墨汁滴入水中，慢慢氤氲开来，最终才染透了整个水体，即便那些繁琐的规矩仪式，也必先经过思考、摸索，才流传下来，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认同和约定。

在传播手段原始，信息渠道淤塞的农耕时期，能使一种仪式、一种习惯，推广至整个华夏版图，得要怎样的过程和感召的力量，这就是民族魂魄之所在吧。

长大后进了城市，虽也传承着习俗，但与农村迥然不同。农村有院落，而城市只有楼房；农村有熟识的乡邻，而城市的对门可能来自另一方天地。城市的天然属性，似乎并不适宜那些古旧。

比如辞灶，在农村，天黑以后，长辈要在厨房的灶台上摆一些糖瓜、糕点之类的祭品，燃起豆秸，添上折叠过的火纸，火苗跳跃躁动，一家大小要在灶台边跪成一片磕头，长辈的嘴里祷告几句上天言吉祥的话语。

灶台祭祀完毕，还要在院子的中央烧纸，对着老天再磕头。仪式结束后，孩子们才可以分吃那垂诞的糖瓜。这样的仪式，在城市里就不太现实。狭小的厨房里，挤不下一家人的跪拜，地板上也无法点燃一堆火纸。

城市还有着与农村不同的生活节奏。农村顺应天时地利，恪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而城市人的生活分不出季节，春夏秋冬大同小异，一样的上班下班，少有变化。大约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能休整一下，哪里还有时间顾得上传统习俗的繁琐？能省则省，能弃则弃，开心就行。

近年来网络文化的流行，使年轻的人们纷纷投向手机电脑的怀抱，更无暇聆听长辈对习俗的传播教诲了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一些色彩浓郁的节日习俗在城市里日益褪色，逐渐消失，这显然是很遗憾也很无奈的事情。

社会在发展，经济在繁荣，而一些传统习俗在渐渐丢失，我们将走向何处？诚然，传统的习俗里有一些现代不宜，但是连同敬畏天地自然、景仰英雄先辈的精神仪式也一起丢了，是不是忘掉了根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的传统习俗还剩下些什么？几乎省掉了所有能省掉的仪式，也包括虔诚。端午节，去超市买几个粽子就行了，至于插艾草就免了。辞灶的时候，买几颗糖自己吃了，免去了崇敬自然。春节的时候，只贴一副春联，至于横批、挂门签子、开门见喜的贴子、年画、“福”字等等也七零八落……

我们可以用实用主义，随遇而安来解释一切，也可以心猿意马、边学边丢，走一路洒一路，最后剩下的，也就一点形式甚至连过场也不必了。孩子问，什么是传统习俗，我们的嘴里淡乏无味，已讲不出些什么，很多只停留在老人的记忆中，停留在报纸的文字里，停留在电视的民俗专家的坐而论道。

在我们的城市里，我们的身边，只能看到虚拟的、仿制的古朴醇厚的传统文化？建筑、服饰、饮食、语言、习俗，有多少已经被空泛化、低俗化、娱乐化的商业元素替代了正本清源的传承呢？为什么？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，非弄到了讨论、发掘甚至挽救习俗的地步？

言语不分地域，服饰不分由来，建筑千城一面，就只在一些偏僻的地方，还能见到几百年前祖先的真东西，却被当作秀场的节目，徒留陌生的惊愕、赞叹，然后像个外人观礼完了，意犹未尽地离去。

前些年，韩国申请端午节为文化遗产，引起世界的晒笑。但在韩国申报之前，我们意识到传统习俗文化的式微了吗？它一直靠着越来越脆弱的留守和自发的维系，在民间自生自灭，偶尔露峥嵘。

断层的警钟不断敲响，后来我们对几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放了假，显出重视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些节日所包含的习俗、文化，是否得到延续和保护了呢？

把根留住，不要忘记回家的路，这是任何一个强健的精神群体所必需的基本素养。根深才能叶茂，源远流才能流长，有来时才才有归途。

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祖宗传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。一些地方恢复重建了书院，讲授国学文化，这是好事，但书院里的讲学，远没有生活中的耳闻目睹来得更生动、更具体，更能渗透人的骨髓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，仅靠宏观的倡导还不够，还要有更细致、更持久、更有效的引导和培育，营造浓厚的氛围，创造发展的条件，挖掘背后的蕴涵，让城市里也有习俗文化生长发展的土壤。

当然，作为平民大众中的一员，我们也要充满民族文化的自信，对天地自然、英雄先辈保持应有的敬畏和敬仰，不为一些舶来品所惑，认真地从先辈那里学习和继承一些习俗，让孩子们，首先是我们，知道祖先曾经走过的路。

周未下午茶

过年过节，我们还有哪些习俗